

希望书库

希望书库



阅读文库
2001年卷

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指定读本

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红 楼 梦

曹雪芹 高 鹗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上、下)

- 著 者 曹雪芹 高 鹗
责任编辑 惠西平
封面设计 陶 红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31号)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陕西省印刷厂
开 本 大32开
字 数 980千
印 张 31
印 数 1-50000
出版日期 2001年6月第1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5-067-1/I·37
定 价 35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主办机构
中国青少年素质发展论坛工作委员会

指导机构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总顾问

许嘉璐 主照华 柳斌

希望书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3月设立)

名誉主任

冰心

特邀顾问

黄华 吴阶平 胡绳 朱光亚 周光召

主任

徐永光

主任编委

陶海心

常务编委

刘永曾 罗长虹 梁宝仓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女儿一夕话，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吗？有什么疑的？别叫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揪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那小厮且不推门，又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要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

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们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鸷鸡是的，还动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么不和他们要，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

小厮笑道：“嗳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人家，从今已后，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纤，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的过我？”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愿和那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我们姐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饽。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顿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

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噁！你妈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飘马儿，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这么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是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杆儿，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不好，另叫你炒个面筋儿，少搁油才好，你忙着就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似的，亲自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以来，那屋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的，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



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得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慌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盆，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到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给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给他就是了。”说毕，便走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

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什么意思？可是你撒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

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和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儿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橱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儿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我没听见，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

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

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出来。

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拿你来顶缸的。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出来，交给上夜的媳妇们看守，自己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



倘或眼不见，寻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送了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吓了一跳，忙应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了，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说，是芳官给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霜，正没主儿。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又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原故？这会子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他。他要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谁好意揽这事呢？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装没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赃证，怎么说他？”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原是我吓他们顽，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就都完了。”袭人道：“也倒是一件阴骛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了，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必管，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儿。”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

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意，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就是这里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

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呢，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要说出来呢，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么样？要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呢，就求宝二爷应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人。”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说了罢，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连太太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说说过两天就完了。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里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顽，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么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二姑娘听见，岂不又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没事。且除了这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么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连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

彩云听了，低头想了想，只得依允。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了他来，怕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认识。高高儿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来着，偏这两个孽障恁他顽，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着他们不堤防，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们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他们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两婆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带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就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挂误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一夕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道：“随你们罢，没的恁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话！”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掀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

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宁可无事，很好。”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担，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点送帐房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

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问出来，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

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了，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说：“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宝玉好，他怎么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

彩云见如此，急的赌咒，起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罢。”说毕，摔手出去了。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



横竖看的真，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趁人不见，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官星官，值年太岁，周岁换的锁。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为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便冠带了，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烧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再三拉着，后又见过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一时，贾环、贾兰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头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着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凤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子来了，笑说道：“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

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说不能见我。我又打发进去让姐姐来着。”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

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让他坐。平儿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又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儿赶着也还了礼。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份礼，和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

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就这样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都占先，又是大祖父的生日冥寿。过了灯节，就是大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袭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没人？只不是咱们家的。”探春笑道：“你看我这个记性儿！”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记得。”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的。”平儿笑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的职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么？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个生日，我心里才过的去。”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说，我们大家说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

丫头笑着走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众人都笑了。探春因说道：“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领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很好。”

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



了来，开了帐，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们竟不知道。”说着，便给平儿磕头。慌得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给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办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嘱咐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姐妹回来。

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妈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要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要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有了事，也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里头有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要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要叨登出来了，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要不犯出来，大家落得丢开手；要犯出来，他心里已有了稿儿，自有头绪，就冤枉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三个人。”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玩呢。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预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至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连尤氏已请过来了，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儿。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赏钱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凤姐儿吃过面，

方换了衣服，往园里来。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一同到了红香圃中，只见筵开玳瑁，褥设芙蓉。众人都笑说：“寿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让他们四个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妈说：“我老天拔地，不合你们的群儿，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这里让他们倒便宜。”尤氏等执意不从。宝钗道：“这也罢了，倒是让妈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有爱吃的送些过去，倒自在了。且前头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又嘱咐：“好生给姨太太捶腿。要茶要水，别推三拉四的。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太太吃了，赏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

小丫头们都答应了，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儿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团坐。

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说：“这一闹一日也坐不成了。”方才罢了。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这里没人听那些野话，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命人送给薛姨妈去。宝玉便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众人中，有说行这个令好的，又有说行那个令才好的。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令都写了，拈成阄儿。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众人都道：“妙极。”即命拿了一副笔砚花箋。

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巴不得，连忙起来说：“我写。”众人想了一回，共得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写了，搓成阄儿，掷在一个瓶中。探春便命平儿拈。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夹了一个出来，打开一看，上写“射覆”二字。宝钗笑道：“把个令祖宗拈出来了！‘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再毁。如今再拈一个，要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一个。”说着，又叫袭人拈了一个，却是搏战。湘云先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笑灌了湘云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



听我分派。取了骰子令盆来，从琴妹妹掷起，挨着掷下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

宝琴一掷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罚一杯。你覆他射。”

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满堂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湘云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见香菱射不着，众人击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说“药”字。黛玉偏看见了，说：“快罚他！又在那里传递呢！”闹得众人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是罚了香菱一杯。

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覆了一“人”字。宝钗笑道：“这个‘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个字，两覆一射，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猜着他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因射了一个“埭”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埭”的典，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二人限酒底酒面。

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众人听了，都说：“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说。

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说得大家笑了。

众人说：“为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瓢，说酒底道：“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令完。鸳鸯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都带一个“寿”字，不须多赘。

大家轮流乱了一阵，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纨便覆了一个“瓢”字，岫烟便射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饮一口。湘云